

孫中山革命
演義

于右任



第七十六回 警貪頑大俠探官署 籌鉅款權奸失庫金

且說中華革命黨開會組織成立以後，逸仙便分派同志前往內地，宣傳主義，組織民衆，進行革命，一面命鄧澤如在南洋積極籌款。

就中單說邵中柱，文砥奉了逸仙之命，往江西，湖南兩省，做秘密工作。二人自日本啓程回國，經過上海，換乘長沙輪船，將到九江。文砥有要到南昌去會以前在贛秘密組織的一班同志。中柱道：『江西無可發展，我們且向湖南走一遭。』文砥道：『那末我們便由南昌取道贛西往長沙去。一路可以觀察情形，相機工作。』中柱想了一想，便道：『這條路不太好走呀！』文砥道：『咱們幹的什麼事？負的什麼責任？難道還怕辛苦嗎？』中柱只得依他，便在九江登岸，搭乘南潯鐵路火車，直到南昌車站，渡江進城，覓個棧房住下。

次日二人起身，便到上三路狀元府去尋一個姓郭，名鈞的同志。不料郭鈞不在家裏，二人便沿東湖邊到百花洲亭上喝茶。但見那碧波漾翠，岸柳舒眉，湖上游船，湖邊游女，風景真不亞於六
鰲三竺。二人奔波已久，陡然置身畫圖間，得一刻消閒，不覺心曠神怡，悠然自得。

二人正在覽景品茗，忽見一個女郎由湖中堤上珊珊而來。背後隨着一個女僕，提着個煙袋。

袋子將近堤盡處，突由堤柳陰下跳出一個兵士，將那女子一攔，不知嚷了兩句什麼。那女子只驚的呆若木鷄，女僕更嚇的直抖。湖邊堤上如蟻的游人，見此情形，知是北兵又要演『打槓子』。拿手好戲了，大家都走開避去，不敢過問。那兵士便將女郎的首飾拔去，又拔出刺刀來，要那女郎將手上戒指卸下；不然，就要砍她手指。那女郎連忙褪下戒指，兵士劈手奪去，向前便抱住那女郎要親嘴。文砥見了一把無名火直透雲霄，大叫一聲，『如此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……』聲猶未了，只聽得撲哧一響，文砥忙看時，那兵士已掉在湖裏去了。左右一望，也不見有人動手。方在詫異，又有四五个兵士從茶館內跑來，便要向那女郎動手。只聽得嗚嗚幾響，來的兵士又倒了兩三個，其餘的便飛奔出去。這時文砥、中柱均已趕到堤頭。中柱便牽了那女郎，喚那女郎隨着，和文砥兩個，前後護着出來。方來到照相館前，早見那逃出的北兵領着兩個警察跑來。一見那女郎便嚷道：『就是她領人打傷了我們弟兄！快拿，快拿！』警察果然趕上前攔住。文砥便將方才所見的事體，向警察說了一遍。警察說道：『這事太大，請你們兩位稍候一候，待我們去看看受傷的兵士怎樣了再說。』中柱等二人只得仍保着那女郎主僕二人回到堤頭。那時湖裏的兵士和堤上躺着的兵士均已被人救起，坐在茶亭裏。警察上前問時，原來那班兵士每人左眼裏都插着一管小針，却不知

是何人放的。警察忙打電話給署裏，又叫車送受傷兵士到醫院。回身看時那女郎主僕二人已不知去向。警察大驚，便要文砥，中柱二人到警察署去。文砥笑道：『與我何干？你將人交給我的麼？』中柱也道：『你不要鬧錯了，我們和兩方面都是毫無關係的。』旁邊看的人也都說：『這兩位實不相干。』中柱向文砥道：『我們走罷！和這班東西煩些什麼？』說着二人拔步便走，警察見二人滿口京話，氣宇不凡，也不知是什麼來頭，不敢攔阻。二人便揚長而去。不一時早有警察署派來巡官帶着十多個武裝警察前來，查問一過，見無主名，也就和先來的兩個警察一同回去。

中柱等二人回到客棧，文砥滿心疑慮，向中柱道：『不知是什麼人，有這般本事救那女郎。』中柱道：『我也留心四面察看，竟看不出是誰。——難道那女郎竟有這般本領不成嗎？』文砥道：『我只見一個瘦長的人站在遠遠的微笑，不知是他不是他。』中柱道：『明日我們再去看看，大約這人既有這等本領，他明日必然要到百花洲去探探這事的下落的；或者能尋着些根綫也未可知。』文砥道：『明日先去尋着郭鈞，再和他同到百花洲去。他在此地住的久了，大概總能知道些。』中柱道：『這樣的人多不肯露面，就是郭鈞也未必能知道。』文砥道：『和郭鈞同到百花洲去，到底多一個人，容易觀察得些蹤跡。』中柱道：『既如此我們早上便去尋郭鈞去。』

一宿無話，次日清晨，二人來到郭鈞家裏。郭鈞一早起來，知道二人昨日已經來過，未曾遇着，今日必然來的早，果然東方日出，二人便已到來。連忙迎到臥室裏坐下，問了些東京情形，知道黨已改組，不勝之喜。中柱又將內地的計畫，細細向郭鈞說了，并將東京總部的函件章程等項取出，交給郭鈞。郭鈞看過，秘密藏好。已是傍午時分，便留二人隨便午餐。席上文砥說起昨日百花洲的事，要邀郭鈞同去探察。郭鈞道：「這事我已曉得。那女郎姓陳，住在沐英城——離這裏很近。內人和她很要好，她昨日乘鬧裏，混出百花洲，便到我家裏來的。所以這事的始末我都已清楚。」至於那個救陳小姐的人，却不知是誰。前日此間內務司長戚揚家裏門戶不開，失去八千元鈔票，第二夜又失去一個磁瓶，守門的衛兵看見一條黑影，方要叫喚，即被一管針紮在嘴上。現在警察廳長閻筱亭爲這事急的了不得。大約救陳小姐的就是這人也未可知。」中柱道：「我們湖南醴陵縣有個藍仙果，曾遇異人能夠飛行絕跡；但是從不曾聽見說他做行俠仗義的事。至於夜取賊金，更加是不會做的了。除了他以外也沒見有甚奇才異能的人。不料南昌倒有這等的無名英雄！」

三人正在談論，只見郭鈞的小女兒——阿翠——跳進房來，笑着嘴，說道：「爹爹！龍伯伯有話要和你說啦！」郭鈞猛然道：「這事他許知道些底細。」便向阿翠道：「你去請龍伯伯到這裏來罷。」

「阿翠應了一聲，回頭跳着出房去了。」郭鈞向二人道：「二位知道湘南龍天衢麼？」中柱道：「就是光復會裏的龍天衢麼？」郭鈞道：「便是他。他自從伯蓀死後，便浪迹江湖。去年冬裏到南昌來，就在我這裏打住……」

話未了，天衢已掀簾進來。一眼真見邵中柱，便道：「你不是長沙邵大哥麼？」中柱道：「我便是邵中柱。我們許多年不見了？再想不到今天在這裏會着你，真是幸會幸會！」郭鈞道：「你倆且慢敘舊，待我給天衢兄介紹一位朋友。」說着便指着文砥向天衢道：「這位姓文，名砥，是我輩中少年傑士，方從東京回來。」天衢忙和文砥攀談，也通了姓名。然後各自坐下。文砥心下暗想：「這龍天衢好像那昨日百花洲站在堤上微笑的人……但是中柱既認識他，怎麼不招呼……大概不是他，也許是相貌有些相像……」方在悶想，天衢早已察見，問文砥道：「文兄貴處是那裏？」文砥道：「萍鄉。」天衢道：「芸閣先生是文兄何人？」文砥道：「先父。」天衢詫道：「我聽芸閣先生的少君公達對人常說無兄弟，那麼文兄是出繼的？」文砥慘然道：「家庭多故，有所不忍言者！」郭鈞向天衢道：「文兄兄弟三人爲龔夫人所出，與公達異母，且與公達異趣，一官僚與黨人，一當然如冰炭。」天衢恍然道：「頑鋼黨一日不死完，革命一日不澈底，文兄能打破家庭，投身革命，真

是一位好同志！中柱道：『你有的不知。芸閣先生易簣時，只文兄隨侍，方在孩提便受遺命革命，所以他令堂於他學業成就之時，便命他離家謀國。文兄也立誓不仗先人餘蔭圖富貴，人家不提，他從不說他是某人之子。到東京謁中山先生時，我要他以故人之子入見，——他令尊曾有書以幼子託中山先生——他執意不肯定要以黨員資格進見。拗他不過，只得依他。卽此也可見他的氣節了。』天衢聽了點頭微歎道：『十二年前，我見文兄令尊於上海，思想之新，學問之富，其令人五體投地。不料那般魁梧奇偉的人竟會短命，真是老天不想中國太平了！』說到這裏文祇早神傷心碎，低頭不語。郭鈞忙岔開道：『你們總歡喜說這些頹喪話，文兄現在正在努力黨國，他的尊人必然含笑九京，我們正應該替他歡喜，有什麼可嘆息的？——』天衢兄說，有話要和我說；什麼話啦？天衢道：『沒什麼話，就是昨日來的那老頭子的事，夜裏我已代你設法送去了，東西已取回來交給嫂嫂了。和你說一句，免得你再煩心。』郭鈞道：『唉！天衢這是怎麼說啦？你再要這樣，真是不掣我當朋友了。』中柱忙問道：『什麼事？可不可以說出來大家聽聽？』天衢笑道：『沒甚要緊的事，他要這般大驚小怪。』郭鈞道：『邵兄！你不知道天衢做事，他不管人家心裏過的去過不去。自從他到我家來，每一聽見我鬧飢荒，他就掣出錢來，我總是不受他的。後來他便打聽我的債

主，專一的替我還債。今年正月裏蔡銳霆同志在日本寫信來向我借錢，我傅肇田契押了二千元匯去。昨日這押主喻老頭子來催我贖契，不然他就要去收租。我和內人商量，要將田賣掉一部份還他。免得今年租穀被他收去，虧空日用。不又被天衢聽得了，昨夜他又去代我贖契去。你瞧，這教我怎麼過的去？」中柱文砥齊道：「朋友有通財之義，何況大家同志在一起？有個緩急，幫幫忙，也是常有的事，你活動時再還他就是，這又何必難過咧？」郭鈞長嘆一聲，天衢也微笑不語。

半晌，中柱想起百花洲的事，便向郭鈞道：「你說那事，龍兄或者曉得些蹤影，到底是怎樣的啦？」郭鈞方才想起，便將中柱等二人昨日所遇向天衢說了一遍，并說：「他們吃了飯，便要到百花洲察蹤看跡去，我說你或者曉得點蹤跡，所以邵兄要我問你。」天衢聽了，笑道：「昨天我也在百花洲親眼見的。這事倒不知是誰做的。據我看來，這人本事也不十分高，如果本事好的早已挺身而出，何必這般隱隱蔽蔽哩？」中柱道：「你昨日不是在堤上微笑背着手站着麼？我萬想不到就是你！」天衢點頭。

中柱又和天衢敘了一陣舊情，又談了一陣秋女俠遷葬湖南的事，方才和文砥一同告別。郭鈞說：「不日召集秘密會，再當通知。」方送二人出門而去。

中柱 文砥二人離了郭鈞家裏，便到百花洲茶室喝茶。只見茶客寥寥，湖波黯談。而茶室櫃上打聽來，原來昨日受傷的兵士，都成了半個瞎子，北兵紛散謠言說要糾夥到百花洲尋仇報復，故此游人斂足。二人泡了一壺茶，坐了半日，但見北兵成羣結隊，穿出擁進；一個個橫眉勒眼的向二人瞅過。中柱見得不着甚麼朕兆，恐怕文砥性急惹禍，便起身拉文砥回客棧去。

那時的南昌城中如百花洲這種事件，差不多是無日蔑有，所以居民百姓聽着也不以為奇。但是在邵中柱等二人心目中，便覺着是野蠻之至，忿不可遏。加以不知是誰人救這女子，必要探個水落石出。一日，夜間十二點鐘時候，中柱等二人方在郭鈞家商量組黨，——天柱不在家裏，——三人談了一會，因為已是戒嚴時間，郭鈞便留二人住在天衢臥室隔壁的一間房裏。郭鈞送他兩個到房裏，又說了一回話，已是四更光景，方才別過二人進裏面去安寢。

文砥有個擇牀的毛病，但凡換個地方睡覺，必是一夜不能安眠。那夜在郭家那能睡得着？便和中柱兩個低聲談話，——免驚動主人——中柱知他犯了毛病，和他一遞一答的說着陪他。說了一會，文砥起牀倒茶喝。忽見月光影裏墮下一團黑物，大吃一驚。到底軍人膽壯，也沒喊叫；只定了一

定神將中柱一拉，悄悄告訴他，同伏到窗口探望。只見由天衢房裏走出一個人來，二人心想『必是強盜』。一齊翻身跳出窗外，撲上去捉拿。那人見有人來，聳身一跳，早一手抓住檐椽，懸在空中。二人定睛一看，原來那人正是龍天衢，心中大震，方要叫出口，天衢早低聲說道：『不要叫喚。』說罷跳下，兩手拉住二人道：『屋裏坐。』二人便隨他到房裏。天衢笑道：『我萬想不到你兩個今夜會睡在這空房裏，識破我的行藏。』文砥問道：『你怎麼這樣夜深回來又出去？』天衢笑道：『不要着急，待我慢慢說給你聽。我自從徐伯蓀死後，便浪跡江湖。這回因為要替吳綬卿報仇，來到江西。我在北方時，綬卿待我不錯，我能讓殺他的人安居高位麼？』文砥搶着問道：『綬卿的仇人是誰？』天衢道：『這且不必問。——我到江西來了許久，不料這賊保護週密，無處下手。夜裏也曾去探過四五次，俱因護衛森嚴，沒做裏會處。前天在百花洲，不該路見不平，放了幾針，殺了那女郎。為人爲徹，必須將那女郎救出危險地才是道理。直到昨日我才探得那女郎的家裏住址，因此夜裏前去想叫他快走。不料他家以我爲匪。』中柱道：『你何不寄封郵信去？』天衢道：『現在不是檢查郵信麼？——我在他家出來，便到警察廳走了一遭，留下一封書警戒那狗官閻筱亭，不要太巴結兵來害百姓。回來要取些東西去送個人，不料被你倆撞着了。只是我的行動，還望你倆嚴守』

秘密，不然驚世駭俗還是小事，使我不便做事，才是大妨礙咧！』二人點頭答應。

過了幾日，郭鈞召集南昌同志，開會計畫進行。大家都以無款爲慮。會散後，天衢來到旅館，向中柱道：『湘贛兩省，大約須多少錢才能維持？』中柱道：『至少也得六七萬才能做事。若只是維持同志，那便三兩萬也能敷衍些時了。』天衢道：『現在的情形湘贛兩省，四面包圍在賊黨之中，各處運動未熟，怎能說做事？最好是籌些費用維持同志，一面作秘密工作，爲將來之預備。』文砥道：『總部方才組織，也還無力接濟，我想只好我們私人來籌措了。我家素無田產，只有個鐵鑛，我明天便回去商量將牠向漢口行家抵押些錢來，濟目前之用。我母親和兩個家兄都熱心革命，決不會反對。只是恐怕所得無多。』天衢道：『且不要急。明天我去找個朋友設法，大約總可有點把握。』中柱也道：『這不是一個人力量夠得來的。我們大家分頭籌備，總不致毫無成績。明日再和郭鈞從長計議罷。』說罷，天衢告辭回去。

次日，天衢換了衣服，裝作商家模樣，向郭鈞道：『我到九江會個朋友去。』文邵兩位來時請告訴他，我三天一定回來。』郭鈞道：『你這時到九江去幹什麼？』天衢便將昨日所說的話，及到九

江是尋朋友去籌措的話，說了一遍。郭鈞知道他交游遍天下，聽了大喜，叮嚀他早些回來。天衢應了辭別出門。渡江乘南潯火車直往九江。

抵埠後，尋個小客棧住下。候到夜深人靜，裝紮停當，將房門扣好，從窗口呼的一聲飛出，直奔西岸樵運局長李局長家中而來。恰巧李局長剛回到家中。天衢伏在屋上窺探，見無動靜，便到李局長臥室的天井裏，跳將下去。撬開窗戶，輕身進房，取了存摺，將身邊寫好的信，用把小刀插在桌上。翻身出來，站在天井裏，才探出針包，取管針，照定李局長腕上擲去，同時聳身一跳，上屋如飛而去。這裏李局長夢中覺得腕上大痛驚醒來，一望太太出去打牌，還沒回來，當然不是太太捏的。忙將手去撫摩時，腕上有一管大針刺進去五分多深，血流滿臂。心想『這是誰將針攢到牀上來刺着我？……』便下牀來想取些布來包裹。抬頭一望，見桌上插着一把明晃晃的尖刀，映着電燈，光亮奪目；這一驚非同小可。連忙喚起家人，拔起刀看時，底下有張字條寫道：

『欸借爲國用，如敢止兌，取爾首！』

瀟湘夜渡村人！

李局長目瞪口呆，半晌說不出話來。衆人忙查時，只失存摺一扣計洋六萬元。李局長忙叫衆人不要聲張，自認晦氣。太太回來，還罵他是死人，大吵一場。只好啞口無言，啞聲嘆氣，回樵運局去。



第七十七回 得鉅款郭鈞再組黨 避羅網將軍悄出關

中柱、文砥與天衢談話後，次日夜間便到郭鈞家裏去找龍郭二人商議。及至會了郭鈞，問時，天衢已經往九江去了。二人和郭鈞磋商了半日，除了各人回去變產以外，也無良法。便議定中柱和文砥即日起程回家，郭鈞便將莊田出賣一半，兩處合算，可得二萬餘元。并預料天衢總可以籌得些，目前用度便可敷衍。議定後，郭鈞便定於次日設酒與二人餞別。二人也不推辭，告別回棧。

一夜無話，次日天才明，中柱等尚未起身，棧裏茶房便來叩門，說：「狀元府郭家着人來請。」二人連忙起牀，對來人說：「即刻就來。」來人去後，二人便趕着洗盥畢，叫了兩乘小轎，向郭家來。

郭鈞迎接二人到書房坐下，道：「我想着你倆今天要走了，特意早些個——趁涼爽——接你倆來痛痛快快聚一天。今天只講私交，不談公事，且學一日『無愁天子』。」中柱道：「我們去了就要來的，又不是什麼久別，你怎麼這麼感慨咧？」郭鈞道：「並不是什麼感慨，你倆再來時，多少事要做，還能安閒麼？所以我們要抽空樂這麼一日。」文砥聽了，極為高興，叫道：「既要樂就甯酸，有什麼吃的樂的全擎來罷！」中柱笑道：「就是你忙，現在還是早晨啦，急什麼？」郭鈞笑着叫丫環道：「文先生喉急了，你去要太太把預備的點心擎些來吃。」丫環去不多時，端出一盤西米凍來。

郭鈞道：『這是內人學着做的，你倆嘗嘗看。』中柱吃了一點嫌太涼，便攔下推說：『肚腹不好，不敢多吃。』文砥的一盤早已吃光，端起中柱的一盤又吃。中柱笑向郭鈞道：『你看公直這下勁兒，簡直就是個莊家人。要對不認識的人說，這樣子的能做頂好的文章，誰能相信？』文砥一面吃着，也笑道：『吃不下就能做的出嗎？這叫「補充原料」，你知道什麼？』郭鈞道：『你只說不離軍人本色，不肯酸溜溜的罷了；這種原料，補充下去，只好放屁那能做得文章出？——你還要吃麼？裏面還有，我叫人拏來讓你飽餐一頓好麼？』文砥道：『你便拏來吧！』郭鈞方要起來，只見一個僕人走來道：『九江來了個一等急電。』說着便遞給郭鈞。郭鈞接來，忙到書房，取電碼譯，文砥也忙着幫譯，一會兒全文譯好，中柱問道：『什麼事？誰打來的？』文砥道：『天衢來的。』中柱聽了，忙搶過來看道：

茲由臺灣銀行電匯五萬元，望收用。弟已赴滬，桂省有友約往，如能去，當電約中柱公直兄同行。餘到滬函詳。衢刪，寅。

三人看罷，郭鈞道：『天衢真有本領！』文砥道：『他的本領大着啦！』中柱瞪了他一眼，向郭鈞道：『這好了，我們可以開始工作了，暫時也可不分別了。且不必樂了，商量正事罷。』郭鈞笑道：

「你也忙起來了，錢還沒到啦！」說罷大家一笑。

一會兒，臺灣銀行着人將匯單送到。三人吃過飯，便去將銀取出。決定支配：江西二萬，交郭鈞；湖南二萬，交中柱；其餘一萬作活動費，暫存八千在南昌；文邵二人各攜一千爲旅費。

不到幾日，江西的組織已經完成，文砥和中柱便告辭起身。郭鈞及諸同志都殷勤送別，不必細說。

二人乘輪一直來到上海。登岸後在二馬路石路西源旅館開個房間住下。次日便出去訪留滬同志，也有在家的，也有不在家的；午時過後，來到符定一（江西南豐人，與上勸進書，請袁世凱做皇帝的湖南符定一同名）家中，問起龍天衢的消息。定一說：「他已走了許多日子了。動身時說：『到廣西就有信來。』」

二人方回旅館，便有河南田夫雄得訊來會。中柱和他是老朋友，異地相逢，十分歡喜。談了許久契闊，夫雄便邀中柱到河南去，說：「白朗齋與師討袁，聲勢已振。河南爲中國中心，綰握京漢鐵路。只要佔領全豫，便進攻北京。現在有這根基，革命同志都應去幫忙，何況你是同志中最熱心的咧？」中柱便徵求文砥的同意。文砥心中暗想一番，便道：「我要到廣西走一趟，順道到長沙省親。」

大家分工合作罷，聚在一堆，原不如分投各地的效力大。」夫雄又竭力慫恿中柱赴豫。大家討論一番，便決定分途工作。

恰巧天衢有信來邀文砥，中柱文砥便辭別中柱要先行赴桂，說：「我從湖南入桂，到長沙還須耽擱些時。你到河南，如果不大對勁，再到廣西來也不遲。」中柱答應了，便在一品香設讌與文砥餞行。晚間，文砥帶着一肩行李，乘長江輪船，破浪而去。

中柱在上海過了幾天，便和田夫雄一同到河南。那時白朗齋（即白狼）已經佔着許多州縣。袁世凱令趙倜、張敬堯等帶兵數萬，兜圍進攻。無奈朗齋善於用兵，并且是地方士著，所以神出鬼沒，袁軍竟無法可設。中柱夫雄到鄭州，便改裝農民模樣，混到衛輝，便進見朗齋。朗齋非常歡迎。次日便邀中柱檢閱各營，居然編制完整，紀律森嚴，官兵都精神飽滿。中柱心中大喜。從此便在朗齋軍中參贊戎機。

且說文砥到了長沙，那知他母親文太夫人身染大病，耽擱不能啓程。直到秋末冬初，母病方